

鲁迅作品入韩，藏着一一条“江苏线索”



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90周年纪念日。今年以来，上海、北京、厦门等地相继举办纪念活动，视线大多落在国内。近日，在朴阅书店“城史常谈”活动中，地方史学者张元卿却把目光投向海外，他梳理了鲁迅作品走进韩国的历程，并披露两位最早的鲁迅作品韩文译者柳树人、李陆史，都与江苏渊源深厚。在张元卿看来，南京不只是鲁迅的“青春第一站”，鲁迅与江苏的史料远远没有被挖掘完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

年初以来，上海、北京、厦门等地相继办了几场鲁迅纪念活动，但关注的都是鲁迅在国内的情况。“如果放开视野，会发现鲁迅的影响力远不止在中国。他们至少可以把日韩资料放进去，毕竟东亚对鲁迅的介绍、翻译及去世后的反响会更全面。”张元卿说。

20年前，张元卿就开始做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研究，在他看来，“鲁迅研究界有个欠缺，纪念鲁迅多就本国谈本国。事实上，这远远不够。在汉文化圈，日本有关鲁迅的资料其实更多，韩国也不少”。

张元卿介绍说，鲁迅进入韩国始于1920年。那一年，韩国翻译家梁白华在《开辟》杂志上翻译了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文章《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》，文中第一次向韩国人介绍了鲁迅，说他是中国小说创作中一位出色的作家。但这只是“提及”，真正把鲁迅作品翻译成韩文的，是一位与江苏有深厚渊源的韩国青年。

这位译者名为柳树人。“他原名柳基石，出于对鲁迅的崇敬，改名柳树人。”张元卿介绍说，1924年，柳树人毕业于南京华中公学，这所学校位于今莫愁路与侯家桥拐弯处。早在关外读书时，柳树人就通过老师的推介读到了《新青年》上刊载的《狂人日记》，这是鲁迅于1918年4月创作的中国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之一。柳树人后来回忆说：“最初我们读不懂，读了几遍后，激动得我们几乎也要发狂了，那时认识到，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，也写了朝鲜的狂人。”1927年，柳树人将《狂人日记》翻译成韩文刊于汉城《东光》杂志第16期。这是鲁迅作品第一

次走进韩国。

之后，鲁迅作品便经金光洲、丁来东、梁白华等人的翻译，陆续传入韩国。这些译者中，张元卿特别提到李陆史。他是一位诗人，被称为“韩国的徐志摩”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回国后投身反日运动，多次被捕入狱。1927年他再次被捕，在狱中编号为264号，后取韩语谐音“李陆史”为笔名。

1932年，韩国独立运动家金元凤在南京开办朝鲜军政干部学校，校址在南京郊外天宁寺。李陆史成为第一期学员，和郑律成等人是同学。鲁迅逝世后，他专门撰写了一篇悼文，并翻译了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。

鲁迅作品很早就走出中国，走向世界，在汉文化圈中，他的文学作品影响至今。

在韩国课本中，他是收录的中国作家作品里数量最多的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像韩国的《中国语·读本篇》中收录了鲁迅的《药》和《故乡》，此后又增加了《孔乙己》和《一件小事》；韩国《文学》教科书还收录了《阿Q正传》《风筝》《雪》《故乡》等篇目。2010年至2015年，韩国13位汉学家历时数年共同编译的20卷本《鲁迅全集》陆续出版，这是继中文、日文、德文、法文版之后又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外文版全集。

韩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李泳禧被誉为“韩国的鲁迅”，他曾发表《吾师鲁迅》一文。他写道：“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、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，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、思想家鲁迅。”韩国学者朴宰雨在李泳禧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鲁迅，他后来在《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与鲁迅》中提出，鲁迅不只

属于中国，他“亦属于韩国文学和历史领域”。

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、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李沧东，在进入电影圈之前，已是一位小说家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他毫不讳言自己在无意识中受到鲁迅的影响，他最喜欢《阿Q正传》《狂人日记》，但对他影响更深的，是鲁迅为现实与人而写作的态度。这些都渗透到他的文学与电影创作中。

而在日本，鲁迅的《故乡》被收录于日本中学教材中。这意味着，几乎所有受过义务教育的日本人都读过它。

鲁迅对日本作家的影响跨越了数代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从孩童时代开始接触鲁迅作品，他考上东京大学时，第一次完整背诵了《故乡》结尾那段话：“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。大江的母亲曾对他说：“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，能写出像《故乡》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”。

日本知名鲁迅研究学者藤井省三认为，受鲁迅影响最大的当代日本作家是村上春树。村上的《1Q84》书名中的“Q”暗含对阿Q的致敬，藤井省三认为“‘1’在罗马数字里是‘I’，书名可以理解为我叫阿Q，智商84”，鲁迅批判中国底层民众的麻木，村上则批判日本中产社会的精神麻痹。

通过译者，鲁迅走向日韩，走向更远的世界。张元卿追踪鲁迅译者的人生轨迹，发现他们和江苏关系深厚。在张元卿等地方学者看来，人们现在只关注到“南京是鲁迅的‘青春第一站’”，



事实上，鲁迅与南京甚或江苏的关系，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完。

柳树人曾先后在南通农学院、江苏师范学院任教，最终定居苏州，任教期间，他一直致力于东南亚史和中韩关系史研究，1980年冬因病去世。张元卿介绍说，柳树人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身份是“史学家”，而非“鲁迅的韩文译者”。在江苏师院历史系的档案与同事记忆中，他是一个普通教师，没有人因为他是“第一个把鲁迅译成韩文的人”而给予他任何特殊的学术位置。

此外，张元卿注意到，发表柳树人译的《狂人日记》的杂志《东光》，也是在南京创办的，地址就在管家桥6号。“如果《东光》的编辑网络曾延伸至南京，那么柳树人的译稿从北京寄往南京、再由南京传至汉城的可能性便不能排除。”张元卿说，这一线索目前尚无定论，但它提示我们：鲁迅作

品进入韩国的路径，可能与江苏南京有很大关联。

柳树人在南京的华中公学读过书；李陆史在南京天宁寺受训后赴上海与鲁迅会面；《东光》杂志在南京创办；柳树人晚年定居苏州……这些线索都在江苏的时空内交织，但从未被放在同一个框架下去考察。张元卿认为，这都需要进一步发掘。鲁迅在南京留下的足迹，江南水师学堂、矿路学堂、青龙山煤矿，都是具体而微的地点；而柳树人所在的学校、李陆史待过的天宁寺、管家桥6号的《东光》编辑部，同样也是细微的个案。但在张元卿看来，把这些个案串联起来，南京就不仅是一个纪念鲁迅的“青春第一站”，还可能是理解东亚文学传播机制的一个关键切口。“如果理顺了这些关系，‘鲁迅在江苏’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忽略的注脚。”张元卿说。



《桔梗谣》：书写爱情的另一种方式

情感浓度很低的当下，爱情是神话吗？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短篇小说集《桔梗谣》给出了她的答案。

《桔梗谣》收录了9篇关于相遇、告别与和解的短篇小说，小说以离异女性、异乡过客、旧友重逢等平凡角色的经历，书写相遇、别离、和解与情感救赎，以温润克制的笔触写尽现代人的孤独与和解。

小说集中的同名小说《桔梗谣》题目取自朝鲜族民歌，也

奠定了小说的情感基调。小说女主人公春吉在丈夫私生子的婚礼现场，放下了对昔日情敌的芥蒂，最终在同情、怜悯中达成了彼此的理解。这篇小说充分展现了本书的两个特色：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特色，另一方面是作家金仁顺的写作风格，其小说叙事细腻入微，擅长描绘温柔坚强、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女性形象。

金仁顺在小说中探讨了爱情与女性自我觉醒的关系。金

仁顺认为，“爱情是一个人生命里面非常奇妙的阶段，它也是一种非常丰富且独特的经验”，能放大个人感受并可能重塑其三观。她的小说既呈现爱情的美好，也冷静地指出其“一定都是有保质期的”，并非人生的全部。金仁顺自陈，与其说在写爱情，不如说在写女性在爱情中的状态、感受与经历，以及爱如何使女性“变成了自身”，更好地感受世界并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。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

赠书福利

扬子晚报B座西窗将为读者赠送一本《桔梗谣》，想要参与的读者可在B座西窗公众号留言，留言点赞数最高的读者将获赠此书（请及时截图私信小编）。

活动截止2026年10月19日中午12时，期待您的精彩留言！